

乾嘉閩秀的才名意識與文化轉型：

以駱綺蘭為中心[▲]

趙厚均*

摘要

經過明末清初的才德之辨，閩秀文學發展到乾嘉時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此期的閩秀有著更強的才名意識，她們充分運用文壇領袖所掌握的文化權力，通過拜師等舉措拓展交往空間，從而與著名文人唱和、題贈，躋身文壇，顯揚聲名。駱綺蘭通過結交袁枚、王文治和王昶等，以畫作、詩集遍求題贈，並編選《聽秋軒贈言》和《聽秋軒閩中同人集》，得以聲名鵲起；歸懋儀在乾嘉文人與閩秀之間構築了一個非常龐大的交游網絡，她執著於詩史留名的願望，成功藉助男性文人的資助，令詩稿付梓，並憑藉才名遊走於江浙間擔任閩塾師，承擔起養家的重任；汪端則欲通過選詩修史來達到不朽，其《元明逸史》的撰寫和詩集中大量的詠史詩，可見其修史的努力，編選《明三十家詩選》更見其不凡的識見。吳藻創作雜劇《喬影》，並繪《飲酒讀騷圖》，體現出懷才不遇的苦悶和強烈的性別意識。總體而言，乾嘉閩秀已經不滿足於內闈狹小的空間，做出了跨越閨門的種種努力，是晚清民國閩秀文化近代轉型的先聲。

關鍵詞：才名意識、閩秀文化、駱綺蘭、歸懋儀、汪端、吳藻

[▲] 本文為筆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歷代女性總集敘錄與文獻整理」（編號：13CZW052）成果。

*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

晚明清初是閩秀文學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一方面，湧現了一大批傑出的閩秀作家，如顧若璞、商景蘭、王端淑、黃媛介、徐燦等，還有負有盛名的「蕉園七子」。另一方面，通過才德之辯，將習延已久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話題基本澄清。¹女性之「才」不再作為「德」的對立面而受到批評，「才可助德」、「才德相成」的觀點已較為常見。如閩秀汪際會云：「古人云：『女子在德不在才』，蓋分輕重於其間。若曰德為首，才次之，而後世無才者，往往藉口斯言，以為藏拙之地。然非才誇制錦，則其為德也不光。故才與德交相為用，不可判然區別為兩途也。」²基於此，閩秀的才名意識也日漸強烈，一個著名的事例是，毛奇齡在選浙江閩秀詩時遺漏了王端淑，王乃寄詩譏諷：「王嬙非不無顏色，怎奈毛君筆下何？」³且王端淑嘗編撰《名媛詩緯初編》四十二卷，選錄閩秀詩詞曲，並予以品評，可見其不甘於寂滅無聞，渴望有所樹立，高彥頤乃至將其稱為「如有威望的男人一樣的職業作家」⁴。到乾嘉時，閩秀文學進入第二個發展的黃金時期，閩秀作家層出不窮，與男性文人的交往更為密切，對聲名的追求更為強烈，駱綺蘭是最為典型的代表。由她出發，進而觀照乾嘉閩秀群，可以大致勾勒出閩秀文化近代轉型的軌跡。

二、駱綺蘭的家世及其才名渴望

駱綺蘭（1756-？），字佩香，號秋亭，江蘇句容人。相傳為駱賓王後裔，適金陵龔世治，自廣陵移居丹徒，日夕閉門相唱和。不幸世治早卒⁵，無子女。佩香撫一螟蛉義女，親為課讀，教養以成。嘗入室為袁枚、王文治女弟子。著有《聽秋軒詩集》六卷，編刻《聽秋軒閩中同人集》一卷和《聽秋軒贈言》三卷。

駱綺蘭早寡，無子，且家道中落，曾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不易。其《聽秋軒贈言序》

¹ 參見劉詠聰：〈中國傳統才德觀及清代前期女性才德論〉，氏著《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香港：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² 見汪啟淑：〈韋樓吟稿跋〉，《擷芳集》（〔清〕乾隆五十九年，飛鴻堂刻本），卷六十五「閔慧媛」條，頁12b。

³ 查為仁：《蓮坡詩話》（〔清〕乾隆刻本），卷中，頁6a。

⁴ 高彥頤：《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137。

⁵ 龔世治的卒年無明確記載，不過應在清乾隆丙午（1786）之後，因駱綺蘭之胞弟正奇有詩《丙午春余游廣陵姊丈龔同善偕佩香姊寄居柳巷乙卯仲夏餘與佩香有京口之約既至而姊已赴廣陵矣因買舟渡江回憶昔時握手談心往來湖畔十年於茲而同善已歸道山感而賦此》（《聽秋軒贈言》卷二，頁4a）。其時駱綺蘭已年過三十。同善，應為龔世治之字。

云：「東坡先生云：『人生識字憂患始。』非謂字之不可識，而世人之憂患每從識字而生也。然東坡以中朝人傑，直道而行，往往為人所排，故不免於憂患。若乃藏身閨闈之中，偶涉縹緲之帙，擬之古人，不過粗辨『之』、『無』而已，乃遭家不造，夫子先亡，伶俜乏嗣，人生拂逆之遇一身兼之，因歎東坡之言未盡出於憤激也。」⁶家庭的變故確實給她的生活帶來極大的衝擊。幸而，駱綺蘭自幼即從其父學詩，「垂髮時即解聲律」，遂以筆墨遣興。其《四十感懷》云：「自念髫齡時，偏解愛詞賦。上窺秦漢文，下讀唐宋句。……嗇我金滿籩，富我書盈庫。」可見其訓練有素，學殖頗富。不過對吟詠之事，她深有感觸，曾云：

女子之詩，其工也難於男子；閨秀之名，其傳也亦難於才士。何也？身在深閨，見聞絕少，既無朋友講習以淪其性靈，又無山川登覽以發其才藻，非有賢父兄為之溯源流，分正偽，不能卒其業也。迄于歸後，操井臼，事舅姑，米鹽瑣屑，又往往無暇為之。才士取青紫，登科第，角逐詞場，交遊日廣，又有當代名公巨卿從而揄揚之，其名益赫然照人耳目。至閨秀幸而配風雅之士，相為倡和，自必愛惜而流傳之，不至泯滅。或所遇非人，且不解咿唔為何事，將以詩稿覆醢甕矣！⁷

在這段文字中，駱綺蘭從詩才養成、詩歌創作與流傳等幾個方面分析了女性在文壇中的不利地位。處深閨時，「見聞絕少」，既無朋友講習疏淪性靈，又無山川登覽揆發才藻，若無賢父兄為之講授，閨秀成長為詩人的機率很少；即便已有詩才，於歸後忙於主中饋，米鹽瑣屑，又未暇創作；即便有作品，若無名公巨卿揄揚，聲名亦不顯；若所遇非人，則詩稿或將蕩然無存。斯亦閨秀之大痛，而為駱綺蘭所深憾。駱綺蘭的詩稿印行後，竟遭他人懷疑，以為是倩代之作。對此，她頗為憤懣地宣稱：「蘭賦性粗豪，謂於詩不能工，則誠歉然自慚；謂於詩不能為，則頗奮然不服。」並且，她「間出而與大江南北名流宿學覲面分韻，以雪倩代之冤，以杜枉人之口。」⁸儘管她自己後來稱「深悔向者好名太過，適以自招口實」，但這種不甘泯滅無聞的強烈願望確實與許多閨秀往往選擇焚稿是大不相同了。其《九日游上方寺》云：「謂此區區兒女子，沉酣騷雅毋乃癡！千秋萬歲寂寞事，留此姓字將奚為？」所云乃是借蘇軾之口以自嘲，內心裡面所想的即是通過「沉酣騷雅」而留下姓字，贏得「千秋萬歲名」（杜甫《夢李白》）。基於此，她充分利用一切資源，為自己留名後世而努力。

⁶ [清]駱綺蘭：〈聽秋軒贈言序〉，《聽秋軒詩集》（〔清〕嘉慶刻本），頁1a。

⁷ [清]駱綺蘭：〈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聽秋軒閨中同人集》（〔清〕嘉慶元年句曲駱氏刻本），頁1a-1b。

⁸ 同前註，頁1b。

二、駱綺蘭的求名資本

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將資本劃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其中，文化資本可以視為個人所受教育、具備的文化修養以及家庭累積的資源總和；「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是同對某種持久性的網絡的佔有密不可分的，這一網絡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認的，而且是一種體制化關係的網絡。……特定行動者佔有的社會資本的數量，依賴於行動者可以有效加以運用的聯繫網絡的規模的大小，依賴於和他有聯繫的每個人以自己的權力所佔有的（經濟的、文化的、象徵的）資本數量的多少。」⁹駱綺蘭充分調動了各方面的資源，為自己積累了馳騁文壇的豐厚資本。

冼玉清在《廣東女子藝文考》中，論及閨秀文學作品得以流傳的三個條件：「其一名父之女，少稟庭訓，有父兄為之提攜，則成就自易。其二名士之妻，閨房唱和，有夫婿為之點綴，則聲氣易通。其三令子之母，儕輩所尊，有後嗣為之表揚，流譽自廣。」其實，閨秀名聲得以流傳往往也需要借助父兄、丈夫、兒子的聲名。駱綺蘭父兄皆不知名，丈夫無科名且早卒，又無子，可以想見她的處境之艱難。不過幸運的是，她有一個名滿天下的祖先。據傳駱綺蘭的祖先是「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雖然駱綺蘭在作品中沒有明說，但這一層關係應該是由其發佈的，袁枚等人曾多次提及。袁枚《題佩香女弟子秋燈課女圖》云：「佩香女史賓王族，對雪曾吟柳絮曲。」曾燠《聽秋軒詩集序》云：「不愧門風，四傑賓王之裔；試詢居里，六朝帝子之都。」吳雲《秋燈課女圖序》云：「佩香夫人生抱仙骨，住三茅句曲之山；詩有別才，是四傑駱丞之裔。」這三條材料都非常明確地指出駱綺蘭是駱賓王的族裔。又，袁枚《正月二十七日出門二月十四日還山寄佩香》云：「且喜門生莊未荒，香閨中有駱賓王。」王文治《題佩香女弟子秋燈課女圖》云：「碧海鯨魚千載後，蘭苕重見女賓王。」乃徑以能承繼先祖詩才的「女賓王」稱之。在袁枚等人的傳揚之下，此關係已廣為人知，與其酬答的諸人在作品中屢屢言及：

「賓王舊族大家才，新詠從教冠玉臺。」（魯銓《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

「句曲名都麗，賓王女史嚴。」（李彤階《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

「賓王千載後，閨閣襲餘馨。」（郭堃《祝佩香夫人四十初度時游揚州湖上》）

「家世賓王自得名，柏舟一賦素分明。」（胡森《和佩香夫人四十感懷詩兼祝華誕》）

「斷織徽音傳課子，豈知巾幗有賓王。」（吉林英和《題秋燈課女圖》）

⁹ 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202。

「華陽有才人，出自賓王族。」（江珠《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

「習禮明詩，兼不愧、舅族賓王姓駱。」（鮑之芬《百字令•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

「少小才名海內知，賓王家法世相師。」（鮑之蕙《祝佩香夫人四十初度》）

「雋朗襟懷錦繡腸，簪纓爭識女賓王。」（張少蘊《祝佩香夫人四十初度》）

「題詩說與湖山曉，留得賓王作主人。」（王倩《將返吳門留別佩香夫人》）

誠如羅彬（Robyn Hamilton）所言：「大概出於謙遜，駱綺蘭在她的作品中並沒有直接提及她傑出的祖先，但是她的出身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她與同時代人的關係。」¹⁰在駱賓王的光環照耀之下，駱綺蘭獲得了廣泛的稱譽。連擅長刺繡、與駱綺蘭倡和往來的盧元素也搭了個便車：「淨香（盧元素）與駱佩香倡和，齊名一時，有『女盧駱』之號。」¹¹自幼學詩，再加上一個顯赫的遠祖，是駱綺蘭登上詩壇的重要文化資本。

自清初以來，閨秀拜著名文人為師，已是較為常見的情形。如王瓊〈寄呈袁簡齋先生書〉云：「乃閨閣成名，不少親師取友之益，而詩篇不朽，尤仗名公大人之知。若昭華之于西河，采于之于西堂，映玉之于松崖，芳佩之于堇浦，莫不藉青雲而後顯，附驥尾而益彰也。」¹²即談到了徐昭華與毛奇齡、張繫與尤侗、徐映玉與惠棟、方芳佩與杭世駿等閨秀師從名家的著名例子。諸人對女弟子或為其刻集，或作序揄揚，對女弟子名聲的傳播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不過，徐昭華等人的拜師，乃因其父親與對方熟悉，為之延請所致。駱綺蘭則是毛遂自薦。袁枚〈聽秋軒詩集序〉云：「庚戌之秋，京江駱夫人佩香走幣來曰：『蘭幼讀先生詩而愛之，且學為之，顧私淑不如親炙之益也，先生其許之乎？』余念孺悲無介，而闖然以至，殆奇女子耶！已而果嚴妝款門。……余因謂之曰：『……京江夢樓先生論詩與余符，居與汝鄰，盍往學焉？』佩香從之。」可知早在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駱綺蘭就有求師袁枚之意，並登門拜訪。不過這次袁枚並沒有接受，而是向她推薦了王文治。駱聽從了袁枚的建議，拜王文治為師。後來駱綺蘭還是拜入袁枚門下，《隨園詩話補遺》卷三：「句容駱氏，相傳為右丞之後，故大家也。有秋亭女子名綺蘭者，嫁于金陵龔氏，詩才清妙。……辛亥（1791年）冬，從京口執訊來，自稱女弟子，以詩受業。」駱綺蘭〈隨園謁袁簡齋師二首〉云：「柴門一徑入疏筠，為訪先生到水濱。絕代才華甘小隱，名山從此屬詩人。」「閨閣聞名二十秋，今朝才得識荊州。匆匆問字書窗下，權把新詩當

¹⁰ 羅彬（Robyn Hamilton）：〈看不見的手——駱綺蘭及其選集的背景〉，見〔加〕方秀潔、〔美〕魏愛蓮編：《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110。

¹¹ 惲珠：《閨秀正始集》（〔清〕道光十一年（1831）紅香館刻本），卷十四，頁17a。

¹² 《愛蘭詩鈔》，見任兆麟輯《吳中女士詩鈔》（〔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頁18a。

束修。」¹³該詩或即執贄於袁枚時所作。¹⁴駱綺蘭還曾拜入王昶門下，王昶嘗為作《駱佩香聽秋軒記》。¹⁵不過這次拜師的情形不詳。駱綺蘭拜入袁枚、王文治、王昶門下，從中積累了豐厚的文化資本。

袁枚與王文治均曾在書信往來中指導過駱綺蘭作詩。如袁枚云：「午後所來《掃墓》二首，深得中唐風格，只『地下聞』三字未老未穩，世妹再斟酌可也。」王文治云：「《莫愁湖詩》亦佳，仍有宜酌之處，望自改念。」「舟泊高旻寺，絕好詩題，何不賦詩？五言小古最妙，否則五律七絕皆可。」「尊作佳甚，第四首『定』字易『也』字，似更圓活。」¹⁶在兩位老師的指點下，駱綺蘭聲名鵲起。不過，與同時代的許多閨秀一樣，駱綺蘭也遭到了著作權的質疑。「或見蘭之詩而疑之，謂《聽秋軒稿》皆倩代之作。蘭賦性粗豪，謂於詩不能工，則誠歉然自慚；謂於詩不能為，則頗奮然不服。間出而與大江南北名流宿學覲面分韻，以雪倩代之冤，以杜妄人之口。師事隨園、蘭泉、夢樓三先生，出舊稿求其指示差繆，頗為三先生所許可。世之以耳為目者，敢於不信蘭，斷不敢不信隨園、蘭泉、夢樓三先生，於是疑之者息。」駱綺蘭遂一方面與名流宿學當面分韻賦詩，以雪倩代之冤；另一方面，借袁枚、王昶、王文治三人對自己詩作的許可，以征信於人，成功為自己正名。三位老師的文化資本是駱綺蘭樹立才名、立足詩壇的重要保障。進入「文學場」之後，駱綺蘭的交游空間得到極大的拓展。僅在現存袁枚給她的二十餘封書信中，即可見到如下記載：

者番因小婿藍潤玉來京口之便，帶信奉詢，或先寄我，或俟婿回來時交彼亦可。婿即安姑之爺也，與世妹為親家，可一見之。

仲瞿見壁上佳作，渴思一見，索老人一劄而來，望謝夫人以劉尹待之可也。

前三日，詩人王仲瞿見隨園壁上詩箋，仰慕世妹之才，索我數行，踵門求見。諒此時尚未渡江，要等李太守來署常鎮道時，一齊同來也。

伊太守仰慕詩才，我道公祖大人，女弟子斷不敢有勞車駕。令其公子奉母夫人而來，亦有願見之忱。故與數行為之作介，公子于詩之一道寤寐以之，真難得也。

時適有江西門生陳碩士者，好學工詩，來園讀佩香佳作，仰慕多年，茲因回家

¹³ [清]駱綺蘭：《聽秋軒詩集》（[清]乾隆六十年刻本），卷一，12b。

¹⁴ 參見拙文：〈袁枚致駱綺蘭佚劄二十六通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1輯，鳳凰出版社，2008），頁212-225。和〈王文治致駱綺蘭佚劄二十通考釋〉（《古籍研究》2010年上半年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頁228-235。

¹⁵ [清]王昶：《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卷四十七，頁15。

¹⁶ 《聽秋軒贈言》附袁枚、王文治書信，[清]嘉慶刻本。

之便，索枚一劄求見，特與數行，以申其意。¹⁷

藍嘉縉（字潤玉）、王曇（字仲瞿）、伊繼昌（字述之）、陳用光（字碩士）諸人皆由袁枚介紹與駱綺蘭相見。在《聽秋軒贈言》中可以見到大量男性文人與駱綺蘭的酬答，如豫親王、思玄主人、汲修主人、奇豐額、伊湯安等滿族文人與駱綺蘭的詩，顯然是通過袁枚和王文治牽線搭橋的。駱綺蘭還通過袁枚請祝德麟為《秋燈課女圖》題詩，又通過王文治贈祝德麟《聽秋軒詩集》。¹⁸這些都是駱綺蘭拜師之舉所帶來的重要資源。

三、駱綺蘭的求名舉措

運用贈詩、贈畫以及題詠等文藝手段，與文人和閨秀廣泛交游，是駱綺蘭樹立才名的重要舉措。在《聽秋軒詩集》中隨處可見駱綺蘭贈予他人的詩作，在這裡不做詳細的統計。我們換個視角，看看他人給駱綺蘭贈詩的情況是怎樣的。「《聽秋軒贈言》收錄了多達 106 位文士題贊其詩歌或繪畫的作品。除了幾位是弟弟與侄子外，他們基本上是與她毫無血緣、姻親關係的人。其中還包括豫親王、畢沅、姚鼐、張問陶、法式善、吳錫麒、趙翼、汪谷、王昶等乾嘉之際政治界、學術界、文化界的代表者。」¹⁹《聽秋軒閨中同人集》收錄了江珠、畢汾、畢慧、鮑之蘭、鮑之蕙、鮑之芬、周澧蘭、廬元素、張少蘊、潘耀貞、侯如芝、王瓊、王倩、王懷杏、許德馨、秦淑榮、葉毓珍共 17 人。這無疑是一個龐大的文人與閨秀交往的圈子。駱綺蘭精繪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其所繪《三朵花圖》、《梅茶水仙圖》，拍賣市場上尚可見其十餘幅畫作。其日常行事，亦常以圖記之，集中可見者即有《秋燈課女圖》、《平山春望圖》、《八夢圖》、《飯道圖》、《茅山禮真圖》、《佩香圖》等。其間《秋燈課女圖》尤為知名，共有 55 位男性文人、7 位閨秀為之題辭。駱綺蘭也常為他人圖畫或小照題詩，據《聽秋軒詩集》統計如下：

卷一：《題黃夫人秋山讀書圖二首》、《題簡齋師隨園雅集圖》

¹⁷ 《聽秋軒贈言》附表枚書信，清嘉慶刻本。參見拙文：〈袁枚致駱綺蘭佚劄二十六通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 11 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 212-225。另王文治給駱綺蘭的二十通書信中，也多次提到為駱綺蘭引薦名人之事，大致有吳嵩梁、陳奉茲、曾煥、成策等，文煩不備引，參見拙文〈王文治致駱綺蘭佚劄二十通考釋〉（《古籍研究》2010 年上半年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頁 228-235。

¹⁸ [清]駱綺蘭：《聽秋軒贈言》同註 6，卷三，清嘉慶刻本，頁 24b。

¹⁹ [韓]崔琇景：〈乾嘉之際女性作家的文學交游關係及其意義——以駱綺蘭為例〉，《蘇州大學學報》第 3 期（2010），頁 55-59。

卷二：《題杭州孫恭人梅花小照二首》、《題簡齋師給假歸娶圖》、《題伊述之公子一窗晴日寫黃庭畫卷》、《題伊述之公子洗研圖》、《題胡黃海嘯詩圖二首》、《題高青士云笈山房夫婦雙修圖二首》

卷三：《題吳蘭雪新田十憶圖》、《題蘭雪杏花雙燕圖二首》、《題曾賓穀都轉西溪漁隱圖》、《題陳竹士虎山尋夢圖二首》、《題蔣立崖司馬與王宜人春寒倚檻圖二首時宜人已下世》、《題王子乘惜花圖》、《題汪心農南園春色圖兼寄碧珠意珠二姬人》、《心農試硯齋圖》

卷四：《題雪筠夫人畫牡丹》、《題羸女吹簫圖》、《題淨土西歸圖為王仲瞿元配朱樨香夫人作》、《題樂蓮裳蓮隱圖》、《題汪梅村訪道圖》、《題青眼山人小照》、《題左蘭城表弟銀河洗筆圖》、《題麻源松鶴圖為曾太夫人壽》、《題小秦淮泛舟圖》、《題董小池春明送別圖》、《題汝南閨秀畫菊》

卷五：《題周素芳松泉小影》、《題次卿夫人夜坐吹簫圖》、《題王蘭泉師三泖漁莊圖》、《題汪詣成湖莊消夏圖》、《題謝薌泉侍御金焦玩月圖》

卷六：《題晴村世叔瑞果圖三首》、《題慶佑之世叔僧服像三首》

所題贈諸人共 34 人次。其中雖然有不少人是通過袁枚、王文治等轉托聯絡的，這樣頻繁的酬贈往來，無疑體現了駱綺蘭的「在場」²⁰，也是她聲名日盛的重要推動因素。

前揭《三朵花圖》尤能見出駱綺蘭用繪畫在文人間穿梭往來之跡，茲詳述之。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三十日，曾燠邀請王文治等人賞揚州篠園內芍藥，有一拊三萼者，曾王賦詩紀盛；四月初十，花皆白色，因請錢東繪圖，曾燠作《前作三朵花詩時方含萼四月初十日花辟皆白色因請錢玉魚摹其神連繪三幅此為第二其姬人各為分繡亦韻事也再賦一律》²¹。曾燠復請袁枚轉致諸閨秀題識，袁枚乃寄與駱綺蘭，並附札云：「再懇者，賓谷先生寄《芍藥圖》，索閨秀題，已命全寶署名矣，今將手卷交世妹處，可速寄與之。如此卷交我緩緩，再索數閨秀一題，必有可觀。」²²駱綺蘭作有《篠園看芍藥和賓谷先生韻》、《三朵花》、《前詩和成賓穀都轉復賦一律再次元韻》（此詩由王文治書於錢東《三朵花圖》上）及《賓谷

²⁰ 「場」是法國學者布爾迪爾提出的概念，他認為：「一個場也許可以被定義為由不同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構成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造。由這些位置所產生的決定性力量已經強加到佔據這些位置的佔有者、行動者或體制之上，這些位置是由佔據者在權力（或資本）的分佈結構中目前的、或潛在的境遇所界定的；對這些權力（或資本）的佔有，也意味著對這個場的特殊利潤的控制。」（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同註 9，頁 142。）

²¹ 2007 年 1 月，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西泠 2006 年秋季大型藝術品拍賣會」中的拍品錢東《三朵花圖》上題識。網路地址：http://www.xlysauc.com/auction5_det.php?ccid=223&id=30999&n=241（2018 年 6 月 15 日檢索）

²² 《聽秋軒贈言》附袁枚書信，清嘉慶刻本。參見拙文：〈袁枚致駱綺蘭佚劄二十六通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 11 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 212-225。

先生見蘭繡三朵花賦詩見謝次韻四首》諸詩。²³不僅如此，駱綺蘭還自繪《三朵花圖》，並請王文治題識，「乙卯夏日，揚州篠園芍藥有一莖三萼者，余戲以三朵花名之。曾賓谷先生作詩，一時和者甚衆。女弟子駱佩香因繪為圖，洵騷壇盛事也。余亦有詩並錄：揚州舊說二分月，湖上今開三朵花，金帶玉盆空往跡，同心並蒂遜風華。雙巢夙世仙人樹，一宿何年行者家。會取淨名門不二，大千紅雨滿袈裟。夢樓居士王文治。」又《三朵花圖》，駱綺蘭亦曾為繡幅，見盧元素《繡卷成賓谷先生以詩賜示步原韻謝教即題卷後》小注²⁴及上揭《賓谷先生見蘭繡三朵花賦詩見謝次韻四首》。駱綺蘭尚另繪《三朵花圖》，以贈楊璽（號瑞齋），題識云：「篠園芍藥有三莖三萼者，夢樓師以此名花賦詩紀異，和賓穀都轉……（《三朵花》詩略）為瑞齋公祖大人書畫求教正，句曲女史駱綺蘭。」²⁵因篠園內一莖三萼的芍藥花，駱綺蘭繪圖兩幅，刺繡一幅，作詩七首，與袁枚、王文治、曾燠、楊璽、錢東、盧元素產生聯繫，是運用詩畫進行交游、顯揚名聲的典型個案。

個人詩集的刊刻是揚名的重要方式，而名人序跋對詩集的傳播作用甚巨，為此駱綺蘭特地請袁枚、王文治和曾燠為詩集作序。袁枚為詩壇耆宿，王文治詩書皆擅名，²⁶曾燠雖較駱綺蘭年紀略輕，但時為兩淮鹽運使，位高權重；且諸序皆由書法名家王文治手書，²⁷置於卷端，無疑有很好的宣傳效果。並且《聽秋軒詩集》有過三次刊行，分別為三卷本、四卷本和六卷本，署「金陵龔氏藏版」，可能係由夫家出資。²⁸「家刻，是一種將家庭文化資本轉化為聲望甚至商業利益的手段」²⁹，駱綺蘭的聲望在別集刊刻後顯然有顯著的提高。汲修主人（昭槿）、董景柳、孫光甲、汪百齡、王昶、趙翼、談承基、瘦仙、蔣知讓、祝德麟等文人都有讀《聽秋軒詩集》而贈詩之舉。瘦仙《讀聽秋軒集即呈佩香夫人》云：「江南名士總傾心，愿見夫人白雪吟。不比尋常閨秀集，清華格調有唐音。」趙翼《題佩香夫人聽秋軒集》其三云：「倘著冠巾試萬言，也應第一領詞垣。如何不學黃崇嘏，去作

²³ 俱見《聽秋軒詩集》卷四。

²⁴ [清]袁枚輯：《隨園女弟子詩選》（[清]嘉慶元年[1796]刻本），卷五，頁14a。

²⁵ 上海泓盛2016年秋季拍賣會「風姿綽約——歷代女畫家及女性題材專場」拍品，網路地址：<http://www.hosane.com/hosane-site/auction/detail/1640002>（2018年6月16日檢索）

²⁶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號夢樓，丹徒（現江蘇鎮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王文治考中進士，殿試第三名，授國史館編修，後升翰林侍讀。乾隆二十九年[1764]，王文治出任雲南臨安（今建水）知府。因故降職後即歸里不出。著有《夢樓詩集》。王文治年僅27歲時即隨翰林院侍講奉使琉球，頗有書名在外。王昶《湖海詩傳》稱：「禹卿尤工書，楷法河南，行書效《蘭亭》、《聖教》；入京師，士大夫多寶重之。」書法與劉墉、梁同書齊名。

²⁷ 王文治曾於致駱綺蘭信中云：「隨園先生序佳甚，亦須愚書寫付刻，然後闔家數，雖炎暑不能懶也。」（《聽秋軒贈言》附王夢樓師書）今比對《聽秋軒詩集》卷端三序，筆法完全一致，故知均為王文治手書。

²⁸ 詩集的刊刻乃由王文治總其責，王致駱書云：「佩香女弟子文幾，尊稿刻成送上清覽。原稿已還尊處，尊處可校對，祈先細對一遍，然後將刻本及原本，同送愚處再校，庶幾無誤。」（《聽秋軒贈言》附王夢樓師書）

²⁹ [美]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40。

人間女狀元。」這樣的評價無疑有助於駱綺蘭詩名的掄揚。陸恭讀其集後，特致書云：「承賜大集，每於雪月窗前，松風檻畔，快讀數番，閨閣套語掃卻一切。元遺山論詩，以女郎詩比秦少遊，若使遺山當日得見《聽秋》一集，當不敢易視女郎詩耳。」其三伯舅云若書云：「承寄《詩集》、畫，足征珍重之意。詩刻頗規腹笥，且不肯但作尋常綺語，尤非向來閨閣所及。業經諸老輩點次表彰，故自可以不朽。」³⁰兩人也都高度讚譽駱綺蘭的創作。甚至有人慕名來到鎮江去購買駱綺蘭的詩集。³¹

刊刻個人詩集之外，駱綺蘭還進行了選集的編撰活動，將諸名流和閨秀與其酬贈的作品分別刊刻成《聽秋軒贈言》和《聽秋軒閨中同人集》，署「句曲駱氏藏版」。兩書乃效仿其業師袁枚編《續同人集》之法，將時人投贈之作匯集成冊，刊刻出版。《聽秋軒贈言》共三卷，收錄了 106 位男性文人的作品。其編排方式，駱綺蘭在序言中聲稱是「以詩之先後為次序」，不過可能並不完全如此。《贈言》排前三位的分別是豫親王、思元主人、汲修主人，皆為滿清宗室，³²在其師袁枚和王文治之前；袁、王之後緊接時為湖廣總督的畢沅，隨後是祝德麟、謝振定、李堯棟、曾燠、李廷敬諸人，都曾高中進士，為顯宦，將諸多聲名顯赫的名流置於卷前，藉以抬高身價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其餘諸人中有著名文學家趙翼、姚鼐、張問陶、王昶、潘奕雋、吳嵩梁、郭麐，書畫家余集、蒲忭、陸恭等，羅彬曾對其中的十三位男性予以介紹，認為：「他們的文學成就和官位毫無疑問體現了駱綺蘭交游的高層次性，也折射出駱綺蘭本人的社會地位。」³³所言誠是。《閨中同人集》所收乃是與駱綺蘭有唱酬的閨秀作品，序云：「蘭年四十有二矣，近日流覽內典，遊心虛無，作《歸道圖》以自勸。毀譽之來，頗淡然於胸中，深悔向者好名太過，適以自招口實。但結習未除，每當涼月侵簾，焚香默坐時，于遠近閨秀投贈之什，猶記憶不能忘。披誦一遍，深情厚意溢於聲韻之外，宛然如對其人。因哀而輯之，以付梓人，使蚩蚩者知巾幗中未嘗無才子，而其傳則倍難焉。彼輕量人者，得無少所見多所怪也！蘭編是集，既自傷福命不如同人，又竊幸附諸閨秀之後而顯矣。」序言中有對「向者好名太過」的懊悔，也有因「自傷福命不如同人，又竊幸附諸閨秀之後而顯」的期許。是集共收錄閨秀 17 人的投贈詩詞 81 首，書信 4 封。「對於駱綺蘭來說，把這些人的作品選錄在《聽秋軒閨中同人集》中，是件雙贏的事。這些女性文人的丈夫、父親、兄弟、老師及其他男性支持者同意駱綺蘭收

³⁰ 《聽秋軒贈言》附來書，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刻本，頁 20a。

³¹ 參見〔清〕駱綺蘭：〈仲春有徽州戴生鳴琴年少修道兼能詩特掛帆來京口購拙稿并索近作即賦二首〉，《聽秋軒詩集》，同註 6，卷五，頁 25b。

³² 豫親王：愛新覺羅·裕豐（1769-1833），豫良親王愛新覺羅·修齡長子，乾隆五十二年[1787]襲爵。思元主人：愛新覺羅·裕瑞（1771—1838），字思元，修齡次子。工詩善畫。袁枚為其詩集作序，見《小倉山房外集》卷八。汲修主人：愛新覺羅·昭榑（1776-1833），字汲修，自號汲修主人，別號檀樽主人。努爾哈赤次子禮親王代善第六世孫，後因虛下獲罪，被褫奪王爵。著有《嘯亭雜錄》等。袁枚為其詩集作序，見《小倉山房外集》卷八。

³³ 羅彬（Robyn Hamilton）：〈看不見的手——駱綺蘭及其選集的背景〉，同註 10，頁 109。

錄他們女性親友的作品，間接地體現了他們對駱綺蘭聲譽和才華的讚賞。……這樣的結果就是，作為編輯、畫家及詩人，駱綺蘭追求名利的願望至少實現了一部分。」³⁴事實的確如此。無論是編纂《贈言》，還是《閨中同人集》，她將與其有文字往來的文人或閨秀展現出來，構築了一個以她自己為中心的文化場。諸人如眾星捧月一般，襯托出她在詩壇的耀眼光芒。

四、結語

駱綺蘭是乾嘉時致力於追求個人聲名的典型。「同時代的，還有上百個跟駱綺蘭一樣有才華的女性，然而駱綺蘭有一種特質是其他人所沒有的，就是她敢於表達自己求名的慾望。」³⁵在強烈的求名慾望的驅使下，駱綺蘭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周旋於文學場，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儘管其時也有如鮑之芬、王瓊等人面對聲名還略顯保守，³⁶閨秀大膽地展示自己才華，表達自己的種種訴求，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再略舉數例如下。

歸懋儀（1761-1833），常熟人，巡道歸朝煦女，適表兄李學瓚。李氏科場困頓，以諸生終老，家庭重擔多靠歸懋儀擔當。歸懋儀嘗往來江浙間為閨塾師，教授過龔自珍的妹妹龔自璋，又曾館於西溪蔣氏，「課芸卿、鬢卿兩女弟子」。³⁷歸懋儀有著詩史留名的強烈願望，其《寄琴川季湘娟同學》云：「榮枯一瞬尋常事，贏得芳名永不磨」。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歸懋儀一方面積極拜師、唱酬，先後拜入李廷敬、袁枚、潘奕雋門下，並廣泛地與士人和閨秀交游，³⁸並以此為契機，提高聲名，擴大交遊網路；另一方面筆耕不輟，且有意識地保存自己的詩作，積極尋求資助出版詩集。在《觀察潘吾亭先生賜和鄙詞仍用前韻申謝》中，歸懋儀向潘奕雋明確表達了詩集刊刻、詩史留名的願望。「盡多清課親刀尺，分取流光入簡編。他日青雲如許附，不教姓氏化秋煙。」在《上周聽雲先生書》中，歸懋儀又向周鏗訴說了對淹沒無聞的擔憂和得傳久遠的願望：「儀少小耽吟，曆二十載，恐終淹沒無聞，異日俟公歸來，錫之一序，得與瞽先生並傳久遠，實平生之至願也。」而歸懋儀

³⁴ 羅彬（Robyn Hamilton）：〈看不見的手——駱綺蘭及其選集的背景〉，同註10，頁133。

³⁵ 羅彬（Robyn Hamilton）：〈看不見的手——駱綺蘭及其選集的背景〉，同註10，頁134。

³⁶ 《丹徒縣志》：「侍讀王君為其兄杵白交，時已致仕。因（鮑）之芬歸寧請見，屢通請謁，竟不許。女史駱佩香頗與名士唱酬，欲與聯盟，亦婉卻之。」又「（袁枚）特過豫訪（王）瓊，瓊以為非禮，竟不之見。」

³⁷ 陳文述：〈繡余續草跋〉，見歸懋儀《繡余續草》，南京圖書館藏稿本。

³⁸ 魏愛蓮曾據《繡余續草》五卷本統計與歸懋儀有過往來的男女文人，見《晚明以降才女的書寫、閱讀與旅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第222-223頁。如對其傳世十種別集進行考察，則交往的人遠多於此，可參看蘇珊影：《歸懋儀生平、交游及創作研究》第二章（華東師範大學2016年碩士論文）。

的不懈努力也確實得到了回報，《致何春渚征君書》云：「自顧菲材，蒙長者知遇，殘稿附之集中，拙書銘諸石上，抑何愛之深而望之切耶！遂令閨閣中欣欣作千秋之想。」《上康合河方伯書》云：「前呈《詩草》，才力單薄，愧不足當宗工鑒賞。乃蒙大人親授姬傳先生刪選，抑何遭逢榮幸若斯耶？青蠅雖微，得附驥尾，遂令閨閣中欣欣作千秋之想。」陳文述曾主動提出幫歸懋儀整理、出版詩稿，歸懋儀感念至深。《繡余五續草》收錄的《致陳雲伯大令書》，是歸懋儀得知陳欲為己出版詩集後的復書，突出地展現了其刊刻詩集的迫切願望與強烈的才名意識：

先生天才豔逸，屬對之工，妙如天衣無縫，一氣渾成，真是「珠在毫端偏宛轉，風行水面太輕靈」。大君子有意栽培，時欲乞點金妙管，痛加刪削。玉尺縱望寬量，金針尚求細度。並欲奉懇覓佳題代作數首。有可存者，求換一兩聯，或字句更易，庶使觀者無厭倦心，而微名庶得藉以行遠。卷中詠史詩甚少，非有學力識見者不能作也，意欲拜求添置幾首。拙草大半散失，存者僅得一二百篇，從未經他手刪削，出而示人，每多虛譽。間有易一二字，亦無關緊要，以此紕謬甚多也，總望大兄以斧削。然兄以一代逸才，踞三吳勝地，載酒問字者填門塞巷，酬應之繁可想而知。倘有心培植，不妨遲以歲月，且貴精不貴多耳。

陳文述欲幫歸懋儀刊刻詩集，歸懋儀感慚交並，復書志謝，語多奉承之處，又向其提出許多具體的整理願望。歸懋儀重視詩集的藝術水準，認為佳作「貴精不貴多」，希望陳能「遲以歲月」，「痛加刪削」。具體來看，「有可存者，求換一兩聯，或字句更易」還是較為尋常的詩文修改，「覓佳題代作數首」，「卷中詠史詩甚少，非有學力識見者不能作也，意欲拜求添置幾首」，則已經是十分明顯的捉刀之求。歸懋儀的閨閣千秋之想於此信中一覽無遺。最終，歸懋儀的作品有三種刻本傳世。除了《繡餘小草》由翁父李心耕整理刊刻外，其他詩集都是依靠其個人的聲名與努力，爭取到家族之外男性的資助得以付梓。丈夫李學璜雖有傳遞詩稿之功，但在詩集出版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卻是家族之外的文人，《繡余續草》一卷附《聽雪詞》刻本為段驥資助刊刻，《繡余續草》五卷刻本乃吳其泰、溫綸湛出資付劖。因其聲名，其餘多種稿本抄本，也都幸運地流傳了下來。歸懋儀擺脫閨秀文學作品流傳的限制，在珠桂難繼之際，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實現詩集付梓、留名後世的願望。對這種異乎尋常的出版抱負，魏愛蓮將其視為歸懋儀試圖實現「邊界跨越」(Border Crossing)的重要特徵，³⁹確為有見。

³⁹ 參見〔美〕魏愛蓮〈邊界跨越和女性作家：以歸懋儀為個案〉，文見氏著《晚明以降才女的書寫、閱讀與旅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頁209-230。

汪端（1793-1839），字允莊，錢塘人。湖北候補同知陳裴之之妻，陳文述媳。汪端嘗選有明一代詩人為《明三十家詩選》，特推高啟為明詩第一，其姨母梁德繩評價該書云：「茲集之選，雖曰詩選，實史論也。蓋前明三百年，自高帝以馬上得天下，草菅文士；成祖以叔攘侄，芟蕪忠良；中間奄人權相，望塵接踵。又以制義取士，詞章古文，無真知灼見。雖有前後七子主壇坫者，務以聲氣相高，文章之途，有市道焉。虞山蒙叟《列朝詩選》富矣，冗雜無次序；小長蘆釣師《明詩綜》較有次序，亦博而不精；沈歸愚《明詩別裁》即《明詩綜》約選之，沿襲皆前人舊說，無足觀覽。今允莊所選，以清蒼雅正為宗，一掃前後七子門徑，于文成、青丘、清江、孟載諸人表章尤力。至於是非得失之故，興衰治亂之源，尤三致意焉。讀是書者，不特三百年詩學源流朗若列眉，即三百年之是非得失已瞭若指掌。選詩若此，可以傳矣！」⁴⁰以一女子而操男性文人之選政，確實體現了汪端才識和勇氣，相比清初的王端淑已有較大的突破。⁴¹而在書中詳細羅列三十五位女性校字者、十四位男性參閱者的姓名，則被視為是「在書寫與傳播層面上代表了女性在文學創作過程中獲得認可的兩種方式」，而她「借助家族與社會關係促使詩選傳播，也是汪端作為女性批評者為自己詩選所能爭取到的最大程度的特權」⁴²汪端還一反成王敗寇的傳統觀點，對敗於朱元璋的張士誠特加讚賞，作《元明佚史》，後雖將書稿焚毀，但在《自然好學齋詩鈔》中還保留了《張吳紀事詩》等大量有關的作品，這也體現出其異於常人之處。汪端其實是頂著婆婆的壓力從事自己的名山事業的，《題蘋香女史采藥圖》云：「八載事舅姑，視余猶弱息。姑衰體多病，愧未嫻婦職。」即言及其因未能盡婦職而心存愧疚。其婆婆龔玉晨亦云：「家事久散漫無紀，吾以病廢，不克再任此艱巨。裴之婦，稽古之力有餘，濟變之才不足。」⁴³幸而公公陳文述賞識她的才華，成為她著述的堅強後盾。汪端在病重時尚乞陳文述云：「余生寄死歸，亦無所苦，所自惜者，腹笥耳，記誦之學，自問不愧行秘書……端居心行事，翁所知，身後乞為作一小傳，不求溢美，俾不致與草木同腐耳。未刻詩一卷，乞並刻之。」⁴⁴而其遺稿最終得以傳世，在文學的星空留下了自己的印跡。

吳藻（1799-1862），字佩香，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父與夫皆業賈，吳藻卻生具錦心繡口，擅長填詞度曲。「嘗寫《飲酒讀騷》小影，作男子裝，自題南北調樂府，極感慨淋漓之致。托名謝絮才，殆不無天壤王郎之感。」⁴⁵「南北調樂府」即吳藻所作雜劇《喬

⁴⁰ 梁德繩：〈明三十家詩選序〉，見汪端《明三十家詩選》（〔清〕同治癸酉（1872）刻本），頁1。

⁴¹ 王端淑曾云：「余素有操選之志，然恐以婦人評騭君子篇章，於誼未雅。」（《名媛詩緯初編·凡例》，頁1a）

⁴² 張思夢、黃曉丹：〈清代女性著作編輯出版的支持網絡——以汪端〈明三十家詩選〉為例〉，《蘇州科技大學學報》第2期（2018），頁43-48。

⁴³ 陳文述：《頤道堂文鈔》（〔清〕嘉慶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卷十四，頁4。

⁴⁴ 陳文述：〈孝慧汪宜人傳〉，《自然好學齋詩鈔》（〔清〕光緒十年刻本），頁11b、13b、14a

⁴⁵ 陳文述：《西泠閨詠》（〔清〕道光刻本），卷十六「吳藻」條，頁2a、2b。

影》。主人公謝絮才以閨秀而著男裝，並繪《飲酒讀騷圖》，「敢云絕代之佳人，竊詡風流之名士」，表達了強烈的懷才不遇的苦悶。這在吳藻的詞作中亦能見到，《金縷曲》云：「愿掬銀河三千丈，一洗女兒故態。收拾起斷脂零黛。莫學蘭台悲秋語，但大言、打破乾坤隘。拔長劍，倚天外。」《金縷曲》「悶欲呼天說」亦云：「從古難消豪士氣，……英雄兒女原無別。」《憶江南》云：「東閣引杯看寶劍，西園聯袂控花驄，兒女亦英雄。」皆渴望打破男女的界限，跨馬仗劍，成就一番英雄偉業。不過這只是她美好的願望，《浣溪沙》云：「欲哭不成還強笑，諱愁無奈學忘情，誤人猶是說聰明。」《連理枝》云：「算生來，並未負清才，豈聰明誤了？」面對殘酷的現實，她只能發洩聰明誤人的牢騷。性別焦慮在吳藻作品中至為明顯，其詞充塞著一股鬱勃不平之氣。

綜上，雖然駱綺蘭、吳藻、汪端最終都走向宗教去尋求解脫，但她們對才名的渴望，對性別的焦慮，以及為之付出的種種努力，確實是閨秀文化發展成熟之後走向近代的先聲。至秋瑾、呂碧城、單士釐等登上舞台，因近代歷史的風雲激蕩，開啟了閨秀文化的華麗篇章，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則非此文所能論及了。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王昶：《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二年（1807）塾南書舍刻本。
- 〔清〕任兆麟輯：《吳中女士詩鈔》，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
- 〔清〕汪啟淑：《擷芳集》，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飛鴻堂刻本。
- 〔清〕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清光緒十年（1884）刻本。
- ：《明三十家詩選》，清同治癸酉（1872）刻本。
- 〔清〕查為仁：《蓮坡詩話》，清乾隆刻本。
- 〔清〕袁枚輯：《隨園女弟子詩選》，清嘉慶元年（1796）刻本。
- 〔清〕陳文述：《西泠閨詠》，清道光刻本。
- ：《頤道堂文鈔》，清嘉慶十二年（1807）刻道光增修本。
- 〔清〕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清道光十一年（1831）紅香館刻本。
- 〔清〕駱綺蘭：《聽秋軒詩集》三卷，清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
- ：《聽秋軒詩集》六卷，清嘉慶刻本。
-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清嘉慶元年（1796）句曲駱氏刻本。
- ：《聽秋軒贈言》，清嘉慶刻本。
- 〔清〕歸懋儀：《繡余續草》，南京圖書館藏稿本。

二、近人論著

- 〔加〕方秀潔、〔美〕魏愛蓮編《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 〔美〕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 〔美〕魏愛蓮：《晚明以降才女的書寫、閱讀與旅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
- 〔韓〕崔琇景：〈乾嘉之際女性作家的文學交游關係及其意義——以駱綺蘭為例〉，《蘇州大學學報》第3期，2010年。
- 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張思夢、黃曉丹：〈清代女性著作編輯出版的支持網絡——以汪端〈明三十家詩選〉為例〉，《蘇州科技大學學報》第2期，2018年。
- 趙厚均：〈王文治致駱綺蘭佚笥二十通考釋〉，《古籍研究》2010年上半年卷，2010年。

- ：〈袁枚致駱綺蘭佚笥二十六通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 11 輯，2008 年。
-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香港：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 駱綺蘭：《三朵花圖》，上海泓盛 2016 年秋季拍賣會「風姿綽約—歷代女畫家及女性題材專場」拍品，見 <http://www.hosane.com/hosane-site/auction/detail/1640002>（2018 年 6 月 15 日檢索）
- 錢東：《三朵花圖》，西冷印社拍賣有限公司「西泠 2006 年秋季大型藝術品拍賣會」中的拍品，網路地址：
http://www.xlysauc.com/auction5_det.php?ccid=223&id=30999&n=241（2018 年 6 月 16 日檢索）
- 蘇珊影：《歸懋儀生平、交游及創作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 年。

Women Writers' Consciousness of Talent and Fame During the Qian-Jia Reigns and Cultural Transition

Zhao Hou-jun*

Abstract

Following the debates on female talent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eras, women's literary production entered a new stage. Women poets who were active during the Qian-Jia reigns had a stronger sense of establishing their literary fame through making use of the cultural power held by the leading poets of their time. They became the female disciples of these leading figures, and expanded their networks by communicating and exchanging poetic works with larger communities of eminent literati. Luo Qilan, in particular, succeeded in achieving fame through her important connections, including Yuan Mei, Wang Wenzhi, and Wang Chang. She broadly solicited inscriptions for her paintings and collections of poetry, and published *The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for the Autumn Pavilion* and *The Anthology of Poetic Works by Friends of the Autumn Pavilion*. Gui Maoyi, another well-connected woman poet, built a literary community that included both male and female poets. She obtained help from the male literati to publish her poetry collection, thereby realizing her ambition of establishing an undying literary reputation. At the same time, she turned her poetic talent into a means of providing for her family, travelling all over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to teach in elite families. Other well-known examples included Wang Duan and Wu Zao. Wang revealed her ambition of authoring history in a broad array of works, including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Yuan and the Ming*, *Selected Works by Thirty Ming Poets*, and numerous poetic works on historical events. Wu was best known for her variety play, *A Shadow in Disguise*, as well as for her painting, "Drinking Wine and Reading the *Sorrow of Departure*." In these works Wu lamented her unfulfilled ambition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gender roles. In general, women poets of this time made all

*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 China)

kinds of efforts to venture beyond the inner quarters and can be viewed as the pioneer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writing cul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

Keywords : talent and fame, women's writing culture, Luo Qilan, Gui Maoyi, Wang Duan,
Wu Zao